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通志卷一百二十九上下

詳校官編修臣李潢

編修臣裴謙覆勘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學正臣徐立綱

謄錄貢生臣黃萬齡

欽定四庫全書卷

通志卷一百二十九上

宋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四十二上

晉

王羲之 子元之 凝之 徽之 徽之子楨之 之 徽之 之弟操之 獻之 許邁 王遜

蔡豹 羊鑒 劉胤 桓宣 族子伊 朱伺 毛寶

子穆之 安之 孫璩 宗人德祖 劉遐 鄧嶽 子遐 朱序 陳壽

王長文　虞溥　司馬彪　王隱　虞預　孫盛

干寶　鄧粲　謝沉　習鑿齒　顧和　袁瓌子喬　喬孫山松　瓌弟猷　瓌從祖準　準孫耽　耽子質　江逌從弟灌　灌子績　車允

殷覬　王雅　王恭　庾楷　劉牢之　殷仲堪　楊佺期　劉毅兄邁　諸葛長民　何無忌　檀憑之　魏詠之

王羲之字逸少司徒導之從子也祖正尚書郎父曠淮南太守元帝之過江也曠首創其義羲之幼訥於言人

未之奇年十三嘗謁周顗顗察而異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噉顗先割噉羲之於是始知名及長辯贍以骨鯁稱尤善隷書為古今之冠論者稱其筆勢以為飄若遊雲矯若驚龍深為從伯敦導所器重時陳留阮裕有重名為敦主簿敦常謂羲之曰汝是吾家佳子弟當不減阮主簿裕亦目羲之與王承王悅為王氏三少時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壻於導導令就東廂徧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唯一人在

東牀坦腹食獨若不聞鑒曰正此佳壻邪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起家秘書郎征西將軍庾亮請爲叅軍累遷長史亮臨薨上疏稱羲之清貴有鑒裁遷寧遠將軍江州刺史羲之既少有美譽公卿皆愛其才器頻召爲侍中吏部尚書皆不就復授護軍將軍又推遷不拜揚州刺史殷浩素雅重之勸使應命乃遺羲之書曰悠悠者以足下出處足觀政之隆替如吾等亦謂爲然至如足下出處正與隆替對豈可以一世之存亡必從足

下從容之適章徐求衆心卿不時起復可以求美政不若豁然開懷當知萬物之情也羲之遂報書曰吾素自無廊廟意王丞相時果欲内吾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尚矣不於足下叅政而方進退自兒娶女嫁便懷尚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若蒙驅使關隴巴蜀皆所不辭吾雖無專對之能直謹守時命宣國家威德故當不同於凡使必令遠近咸知朝廷留心於無外此所益殊不同居護軍也漢末使太傅馬日磾慰撫關

東若不以吾輕微無所為疑宜及初冬以行吾惟恭以待命羲之既拜護軍又苦求宣城郡不許乃以為右將軍會稽内史時殷浩與桓温不協羲之以國家之安在於内外和因與浩書以誡之浩不從及浩將北伐羲之以為必敗以書止之言甚切至浩遂行果為姚襄所敗復圖再舉又遺浩書曰知安西敗喪公私惋怛不能須臾去懷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固以久矣而加之敗喪此可熟念往事豈復可追顧思弘將来令

天下寄命有所自隆中興之業政以道勝寛和為本力爭武功作非所當因循所長以固大業想識其由來也自寇亂以來處内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括囊至計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紀忠言嘉謀棄而莫用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追咎往事亦何所復及宜更虛已求當與有識共之不可復令忠允之言常屈於當權令軍破於外資竭於内保淮之志非復所

及莫過還保長江都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
而已任國均者引咎責躬深自貶降以謝百姓更與朝
賢思布平政除其煩苛省其賦役與百姓更始庶可以
允塞羣望救倒懸之急使君起於布衣任天下之重尚
德之舉未能事事允稱當董統之任而敗喪至此恐闔
朝羣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今亟修德補闕廣延羣賢
與之分任尚未知獲濟所期若猶以前事為未工故復
求之分外宇宙雖廣自容無所知言不必用或取怨執

政然當情慨所在正自不能不盡懷極言若必親征未達此古果行者愚智所不解也顧復與衆共之復被州符增運千石徵役兼至皆以軍期對之喪氣罔知所厝自頃年割剥遺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惟未加參夷之刑耳恐勝廣之憂無復日矣又與會稽王牋陳浩不宜北伐并論時事曰古人恥其君不為堯舜北面之道豈不願尊其所事比隆往代况遇千載一時之運顧智力屈於當年何得不權輕重而處之也今雖有可欣之會

內求諸已而所憂乃重於所欣傳云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外不寧內憂以深古之弘大業者或不謀於衆須國以濟一時功者亦往往而有之誠獨運之明足以邁衆暫勞之弊終獲永逸者可也求之於今可得擬議乎夫廟筭決勝必宜審量彼我萬全而後動功就之日便當因其衆而即其實今功未可期而遺黎殲盡萬不餘一且千里饋糧自古為難況今轉運供給西輸許洛北入黄河雖秦政之弊未至於此而十室之憂便以

交至今運無還期徵求日重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内之所以痛心歎悼而莫敢吐誠往者不可諫来者猶可追願殿下更垂三思解而更張令殷浩荀羨還據合肥廣陵許昌譙郡梁彭城諸軍皆還保淮為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此實當今策之上者若不行此社稷之憂可計日而待安危之機易於反掌考之虛實著於目前願運獨斷之明定之於一朝也地淺而言深豈

不知其未易然古人處閭閻行陣之間尚或干時謀國
評裁者不以為譏況廁大臣末行豈可默而不言哉存
亡所係決在行之不可復持疑後機不定之於此後欲
悔之亦無及也殿下德冠宇内以公室輔朝最可直道
行之致隆當年而未允物望受殊遇者所以寤寐長歎
實為殿下惜之國家之慮深矣常恐伍員之憂不獨在
昔麋鹿之游將不止林藪而已願殿下暫廢虛遠之懷
以救倒懸之急可謂以亡為存轉禍為福則宗廟之慶

四海有賴矣時東土饑荒義之輙開倉賑貸然朝廷賦役繁重吳會尤甚義之每上疏爭之事多見從又與尚書僕射謝安書曰頃所陳論每蒙允納所以令下小得蘇息各安其業若不爾此一郡久以蹈東海矣今事之大者未布運漕是也吾意望朝廷可申下定期委之所司勿復催下但當歲終考其殿最長吏尤殿命檻車送詣天臺三縣不舉二千石必免或可左降令在彊塞極難之地又自吾到此從事常有四五萬以臺司及都水

御史行臺文符如兩倒錯違背不復可知吾又瞑目循常推前取重者及綱紀輕者在五曹主者涖事未嘗得十日吏民趨走功費萬計卿方任其重可徐尋所言江左平日揚州一良刺史便足統之況以羣才而更不理正由為法不一牽制者眾思簡而易從便足以保守成業倉督監耗盜官米動以萬計吾謂誅翦一人其後便斷而時意不同近檢校諸縣無不皆爾餘姚近十萬斛重斂以資官吏令國用空乏良可歎也自軍興以來征

役及充運死亡叛散不反者衆虛耗至此而補代循常所在凋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多叛則吏及叛者席卷同去又有常制輙令其家及同伍課捕課捕不擒家及同伍尋復亡叛百姓流亡户口日減其源在此又有百工醫寺死亡絕没家户空盡差代無所上命不絕事起或十年十五年彈舉獲罪無懈息而無益實事何以堪之謂自今諸死罪原輕者及五歲刑可以充此其減死者可長充兵役五歲者可充雜工醫寺皆令移其

家以實都邑都邑既實是政之本又可絕其亡叛不移其家逃亡之患復如初耳今除罪而充雜役盡移其家小人愚迷或以為重於殺戮可以絕姦刑名雖輕懲肅實重豈非適時之宜邪羲之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太傅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並築室東土與羲之同好嘗與同志宴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羲之自為之序以申其志曰永和

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游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静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

暫得於已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以為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修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故列叙時人録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或以潘岳金谷詩序方其文義之比

於石崇聞而甚喜性愛鵝會稽有孤居姥養一鵝善鳴求市未能得遂攜親友命駕就觀姥聞羲之將至烹以待之羲之歎惜彌日又山陰有道士養好鵝羲之往觀焉意甚悅固求市之道士云為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耳羲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甚以為樂其任率如此嘗詣門生家見棐几滑淨因書之真草相半後為其父誤刮去之門生驚懊者累日又嘗在蕺山見一姥持六角竹扇賣之羲之書其扇各為五字姥初有慍色因謂姥

曰但言是王右軍書以求百錢邪姥如其言人競買之他日姥又持扇來羲之笑而不答其書為世所重皆此類也每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行比張芝草猶當鴈行曾與人書云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後之也羲之書初不勝庾翼郗愔及其暮年方妙嘗以章草答庾亮而翼深歎伏因與羲之書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顛狽遂乃亡失嘗嘆妙迹永絶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時驃騎將軍王

述少有美譽與羲之齊名而羲之甚輕之由是情好不協述先為會稽以母喪居郡境羲之代述止一弔遂不重詣述每聞角聲謂羲之當候已輒灑埽而待之如此者累年而羲之竟不顧述深以為恨及述為揚州刺史將就徵周行郡界而不過羲之臨發一别而去先是羲之常謂賓客曰懷祖正當作尚書耳投老可得僕射更求會稽便自邈然及述蒙顯授羲之恥為之下遣使詣朝廷求分會稽為越州行人失辭大為時賢所笑既而

內懷愧嘆謂其諸子曰吾不減懷祖而位遇懸邈當由汝等不及坦之故邪述後檢察會稽郡辨其刑政主者疲於簡對羲之深恥之遂稱疾去郡於父母墓前自誓曰維永和十一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小子羲之敢告二尊之靈羲之不天夙遭閔凶不蒙過庭之訓母兄鞠養得漸庶幾遂因人乏蒙國寵榮進無忠孝之節退無推賢之義每仰詠老氏周任之誡常恐斯亡無日憂及宗社豈惟微身而已是用寤寐永歎若墜深谷止足

之分定之於今謹以今月吉辰肆筵設席稽顙歸誠告誓先靈自今之後敢渝此心貪冒茍進是有無尊之心而不子也子而不子天地所不覆載名教所不得容信誓之誠有如皦日羲之既去官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遊弋釣為娱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採藥石不遠千里徧遊東中諸郡窮諸名山泛滄海歎曰我卒當以樂死謝安嘗謂羲之曰中年以來傷於哀樂與親友别輒作數日惡羲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須正頼絲竹陶

寫常恐兒輩覺損其歡樂之趣朝廷以其誓苦亦不復徵之時劉惔為丹陽尹許詢嘗就惔宿牀帷新麗飲食豐甘詢曰若此保全殊勝東山惔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保此羲之在坐曰令巢許遇稷契當無此言二人並有愧色初羲之既優游無事與吏部郎謝万書曰古之辭世者或被髮陽狂或汚身穢跡可謂艱矣今僕坐而獲逸遂其宿心其為慶幸豈非天賜違天不祥頃東遊還脩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間

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徳無殊邈猶欲
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或有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彷彿
萬石之風君謂此何如比當與安石東游山海并行田
視地利頤養閑暇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懽讌雖不
能興言高詠銜杯引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為撫掌之資
其為得意可勝言邪常依依陸賈班嗣楊王孫之處世
其欲希風數子老夫志願盡於此也万後為豫州都督
又遺万書誡之曰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碎誠

難爲意也然所謂通識正當隨事行藏乃爲遠耳顧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盡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用而古人以爲美談濟否所由實在積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万不能用果敗年五十九卒贈紫金光祿大夫諸子遵父先旨固讓不受有七子知名者五人元之早卒次凝之亦工草隸仕歷江州刺史左將軍會稽內史王氏世事張氏五斗米道凝之彌篤孫恩之攻會稽僚佐請爲之備凝之不從方入靖室請禱出語諸將曰

吾已請大道許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既不設備遂爲恩所害凝之弟徽之字子猷性卓犖不覊爲大司馬桓溫叅軍蓬首散帶不綜府事又爲車騎桓冲騎兵叅軍冲問卿署何曹對曰似是馬曹又問管幾馬曰不知馬何由知數又問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嘗從冲行值暴雨徽之因下馬排入車中謂冲曰公豈得獨擅一車冲嘗謂徽之曰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徽之初不酬答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耳時

吳中一士大夫家有好竹欲觀之便出坐輿造竹下諷嘯良久主人灑埽請坐徽之不顧將出主人乃閉門徽之便以此賞之盡懽而去嘗寄居空宅中便令種竹或問其故徽之但嘯詠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邪嘗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四望皓然獨酌酒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逵逵時在剡便夜乘小船詣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徽之曰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安道邪性放誕好聲色嘗與弟獻之共讀高

士傳讚獻之賞并丹高潔徽之曰未若長卿慢世也其傲達如此時人皆欽其才而穢其行後為黄門侍郎棄官東歸與獻之俱病篤時有術人云人命應終而有生人樂代者則死者可生徽之謂曰吾才位不如弟請以餘年代之術者曰代死者以已年有餘得以足亡者耳今君與弟算俱盡何代也未幾獻之卒徽之奔喪不哭直上靈牀坐取獻之琴彈之久而不調歎曰嗚呼子敬人琴俱亡因頓絶先有背疾遂潰裂月餘亦卒子楨之

字公幹歷位侍中大司馬長史桓元爲太尉朝臣畢集問楨之我何如君亡叔在坐咸爲氣咽楨之曰亡叔一時之標公是千載之英一坐皆悅㣲之弟操之字子重歷侍中尚書豫章太守操之弟獻之字子敬少有盛名而高邁不羈雖閑居終日容止不怠風流爲一時之冠年數歲嘗觀門生摴蒱曰南風不競門生曰此郎亦管中闚豹時見一班獻之怒曰遠慙荀奉倩近愧劉眞長遂拂衣而去嘗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俗

事獻之寒温而已既出客問安王氏兄弟優劣安曰小者佳客問其故安曰吉人之辭寡以其少言故知之嘗與徽之共在一室忽然火發徽之遽走不遑取屐獻之神色怡然徐呼左右扶出夜卧齋中而有偷人入其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偷兒青氊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羣偷驚走工草隷善丹青七八歲時學書羲之密從後掣其筆不得歎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嘗書壁為方丈大字羲之甚以為能觀者數百人桓温嘗使書扇筆誤落

因畫作烏駁犉牛甚妙起家州主簿祕書郎轉丞以選
尚新安公主嘗經吳郡聞顧辟彊有名園先不相識乘
平肩輿徑入時辟彊方集賓友而獻之游歷既畢傍若
無人辟彊勃然數之曰慠主人非禮也以貴驕士非道
也失是二者不足齒之傖耳便驅出門獻之慠如也不
以屑意謝安甚欽愛之請為長史安進號衛將軍復為
長史太元中新起太極殿安欲使獻之題榜以為萬代
寶而難言之試謂曰魏時陵雲殿榜未題而匠者誤釘

之不可下乃使韋仲將懸橙書之比訖鬚鬢盡白裁餘
氣息還語子弟宜絕此法獻之揣知其旨正色曰仲將
魏之大臣寧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安
遂不之逼安又問曰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故當不同
安曰外論不爾答曰人那得知尋除建威將軍吳興太
守徵拜中書令及安薨贈禮有異同之議惟獻之與徐
邈共明安之忠勲獻之復上疏叙安功績孝武帝遂加
安殊禮未幾獻之遇疾家人為上章道家法應首過問

其有何得失對曰不覺唯憶與郗家離婚獻之前妻郗曇女也俄而卒於官安僖皇后立以后父追贈侍中特進光祿大夫太宰謚曰憲無子以兄靜之嗣位至義興太守時議者以為羲之草隸江左中朝莫有及者獻之骨力遠不及父而頗有媚趣桓元雅愛其父子書各為一袠置左右以翫之始羲之所與共遊者許邁邁字叔元一名映丹陽句容人也家世士族而邁少恬靜不慕仕進未弱冠嘗造郭璞璞為之筮遇泰其上六爻發璞

謂曰君元吉自天宜學升遐之道時南海太守鮑靚隱迹潛遁人莫之知邁往候之探其至要邁以父母存未忍違親謂餘杭懸霤山近延陵之茅山是洞庭西門潛通五嶽陳安世茅季偉常所游處於是立精舍於懸霤而往來茅嶺之洞室放絶世務以尋仙館朔望時節還家定省而已父母既終乃遣婦孫氏還家遂攜其同志徧遊名山焉初採藥於桐廬縣之桓山餌朮涉三年映欲斷穀以此山近人不得專一乃四面藩之好道之徒

欲相見者登樓與語以此為樂常服氣一氣千餘息永和二年移入臨安西山登巖茹芝眇爾自得有終焉之志乃改名元字遠遊與婦書告别著詩十二首論神仙之事焉羲之造之未嘗不彌日忘歸相與為世外之交元遺羲之書云自山陰南至臨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之徒漢末諸得道者皆在焉羲之自為之傳述靈異之跡甚多不可詳記元自後莫測所終好道者皆謂之羽化矣

王遜字邵伯魏興人仕郡察孝廉為吏部令史轉殿中將軍累遷上洛太守私牛馬在郡生駒犢者秩滿悉以付官云郡中所産也轉魏興太守惠帝末西南夷叛寧州刺史李毅卒城中百餘人奉毅女固守經年永嘉四年治中毛孟詣京師求刺史不見省孟固陳曰君亡親喪幽閉窮城萬里訴哀不垂愍救既慙包胥無哭秦之感又愧梁妻無崩城之驗存不若亡乞賜臣死朝廷憐之以遜為南夷校尉寧州刺史使於郡便之鎮遜與孟

俱行道遇寇賊踰年乃至外逼李雄内有夷寇吏士散沒城邑邱墟遜披荒糾厲收聚離散專仗威刑鞭撻殊俗遜未到州遥舉董聯爲秀才建寧功曹周悦謂聯非才不下版檄遜既到收悦殺之悦弟潛謀殺遜以前建寧太守趙混子濤代爲刺史事覺並誅之又誅豪右不奉法度者數十家征伐諸夷俘馘千計獲馬及牛羊數萬餘於是莫不振服威行寧土遣子澄奉表勸進於元帝帝嘉之累加散騎常侍安南將軍假節校尉刺史如

故賜爵褒中縣公遜以地勢形便上分牂牁為平夷郡
分朱提為南廣郡分建寧為夜郎郡分永昌為梁水郡
又改益州郡為晉寧郡事皆施行先是越嶲太守李釗
為李雄所執自蜀逃歸遜復以釗為越嶲太守李雄遣
李驤任回攻釗釗自南秦與漢嘉太守王載共距之戰
於溫水釗敗績載遂以二郡附雄後驤等又渡瀘水寇
寧州遜使將軍姚崇爨琛距之戰於堂狼大破驤等崇
追至瀘水赴水死者千餘人崇以道遠不敢渡水遜以

崇不窮追也怒囚羣帥執崇鞭之怒甚髮上衝冠冠為之裂夜中卒遜在州十四年州人復立遜中子堅行州府事詔除堅為南夷校尉寧州刺史假節謚遜曰壯陶侃懼堅不能抗對蜀人太寧末表以零陵太守尹奉為寧州徵堅還京病卒兄澄襲爵歷魏興太守散騎常侍

蔡豹字士宣陳留圉城人高祖質漢衛尉左中郎將邕之叔父也祖睦魏尚書父宏陰平太守豹有氣幹歷河南丞長樂清河太守避亂南渡元帝以為振武將軍臨

淮太守遷建威將軍徐州刺史初祖逖爲徐州豹爲司
馬素易豹至是逖爲豫州而豹爲徐州俱受征討之寄
逖甚愧之是時太山太守徐龕與彭城内史劉遐同討
反賊周撫於寒山龕將於藥斬撫及論功而遐先之龕
怒以太山叛自號安北將軍兗州刺史攻破東莞太守
侯史旄而據其塢石虎伐之龕懼求降元帝許焉既而
復叛歸石勒勒遣其將王伏都張景等數百騎助龕詔
征虜將軍羊鑒武威將軍侯禮臨淮太守劉遐鮮卑段

文鴛等與豹共討之諸將畏懦損兵下邳不敢前豹欲
進軍鑒固執不許龕遣使請救於勒勒辭以外難而多
求於龕又王伏都等淫其室龕知勒不救且恚伏都等
縱暴乃殺之復求降元帝惡其反覆不納敕豹鑒以時
進討鑒及劉遐等並疑憚不相聽從互有表聞故豹久
不得進尚書令刁協奏曰臣等伏思淮北征軍已失不
速今方盛暑冒涉山險山人便弓弩習土俗一人守阨
百夫不當且運漕至難一朝糧乏之非復智力所能防禦

也書云寧致人不致於人宜頓兵所在深壁固壘至秋
不了乃進大軍詔曰知難而退誠合兵家之言然小賊
雖狡猾故成擒耳未戰而退先自摧衂亦古之所忌且
部存已據賊壘威勢既振不可退一步也於是遣治書
御史郝蝦為行臺催攝令進討豹欲徑進鑒執不聽恊
又奏免鑒官委豹為前鋒以鑒兵配之降號折衝將軍
以責後效豹進據下城欲以逼龕時石虎屯鉅平將攻
豹豹夜遁退守下邳徐龕襲取豹輜重於檀邱將軍留

寵陸黨力戰死之豹既敗將歸謝罪北中郎將王舒止之曰胡寇方至使君且攝職為百姓障扞賊退謝罪不晚也豹從之元帝聞豹退使收之使者至王舒夜以兵圍豹豹以為他難率麾下擊之聞有詔乃止舒執豹至建康斬之尸於市三日時年五十二豹在徐土内撫將士外懷諸衆甚得遠近情聞其死多悼惜之無子兄子裔字元子散騎常侍兖州刺史高陽鄉侯殷浩北伐使裔率衆出彭城卒於軍

羊鑒字景期太山人也父濟匈奴中郎將兄煒歴太僕
兖徐二州刺史鑒為東陽太守累遷太子左衛率時徐
龕反叛司徒王導以鑒是龕州里冠族必能制之請遣
北討鑒深辭才非將帥太尉郗鑒亦表謂鑒非才不宜
妄使導不納彊啟授以征討都督果敗績導以舉鑒非
才請自貶帝不從有司正鑒斬刑元帝詔以鑒太妃外
屬特免死除名久之為少府及王敦反明帝以鑒敦舅
又素相親黨徵被嫌責及成帝即位豫討蘇峻以功封

豐城縣侯徙光禄勲卒

劉允字承允東莱掖人漢齊悼惠王肥之後也美姿容善自任遇交結時豪名著海岱間人士咸慕之舉賢良辟司空掾並不就會天下大亂攜母欲避地遼東路經幽州刺史王浚留允表為渤海太守浚敗轉依冀州刺史邵續續徒衆寡弱謀降於石勒允言於續曰夫田單包胥齊楚之小吏猶能存已滅之邦全喪敗之國今將軍仗精鋭之衆居全勝之城如何墜將登之功於一簣

委忠信之人於豺狼乎且項羽衰絀非不彊也高祖縞冠人應如響曹公奉帝而諸侯綏穆何者蓋逆順之理殊自然之數定也況夷狄醜類屯結無賴雖有犬羊之盛終有庖宰之患而欲託根結援無乃殆哉續曰若如君言計將安出允曰琅邪王以聖德欽明創基江左中興之隆可企踵而待今為將軍計者莫若抗大順以激義士之心奉忠正以厲軍人之志夫機事在密時至難違存亡廢興在此舉矣續從之乃殺異議者數人遣使

江南朝廷嘉之允仍求自行續厚遣之既至元帝命為丞相叅軍累遷尚書吏部郎允聞石虎攻厭次言於元帝曰北方方鎮皆沒惟餘邵續而已如使復為石虎所制孤義士之心阻歸本之路愚謂宜存救援元帝將遣救之會續已沒而止王敦素與允交甚欽貴之請為右司馬允知敦有不臣之志託疾不視事以是忤敦意出為豫章太守辭以脚疾詔就家授印綬郡人莫鴻南士豪族因亂殺本縣令横恣無道百姓患之允至誅鴻及

諸豪右界內肅然咸和初為平南軍司加散騎常侍蘇峻作逆溫嶠率衆而下留允等守湓口事平以勲賜爵豐城子俄而代嶠為平南將軍都督江州諸軍事領江州刺史假節允位任轉高矜豪日甚縱酒耽樂不恤政事大殖財貨商販百萬初允之代嶠也遠近皆謂非選陶侃郗鑒咸云允非方伯才朝廷不從或謂王悅曰今大難之後綱紀弛頓自江陵至於建康三千餘里流人萬計布在江州江州國之南藩要害之地而允以侈忲

之性卧而對之不有外憂必有内患悦曰聞温平南語家公云連得惡夢思見代者尋云可用劉允此乃温意非家公也是時朝廷空罄百官無禄唯資江州運漕而允商旅繼路以私廢公有司奏免允官書始下而允為郭default所害年四十九子赤松嗣尚南平公主位至黄門郎義興太守

桓宣譙國銍人也祖詡義陽太守父弼冠軍長史宣開濟篤素為元帝丞相舍人時塢主張平自稱豫州刺史

樊雅自號譙郡太守各據一城衆數千人帝以宣信厚又與平雅同州里轉宣為行參軍使就平雅平雅遣軍主簿隨宣詣丞相府受節度帝皆加四品將軍即其所部使扞禦北方南中郎將王含請宣為參軍頃之豫州刺史祖逖出屯蘆州遣參軍殷乂詣平雅乂意輕平視其屋云當持作馬廐見大鑊欲鑄作鐵器平曰此是帝王大鑊天下定後方當用之奈何打破乂曰卿能保頭不而惜大鑊邪平大怒於坐斬乂阻兵固守歲餘逖攻

平殺之而雅據譙城遜以力弱求助於含含遣宣領兵五百助遜遜謂宣曰卿先已說平雅信義大著於彼今復為我說雅雅若降者方相擢用不但免死而已宣復單馬從兩人詣雅曰祖遜方欲平蕩二寇每倚卿為援前殷乂輕薄非豫州意今若和解則忠勲可立富貴可保若猶固執東府赫然更遣猛將以卿烏合之衆憑阻窮城彊賊伺其北國家攻其南萬無一全也願善量之雅與宣置酒結交遣子隨宣詣遜少日雅便自詣遜遜

遣雅還撫其衆雅僉謂前數罵辱懼罪不敢降雅復閉城自守逖往攻之復遣宣入說雅雅即斬異己者遂出降未幾石勒别將圍譙城含又遣宣率衆救逖未至而賊退逖留宣討諸未服皆破之遷譙國內史祖約之棄譙城也宣以䟦諫不從由是石勒遂有陳留及約與蘇峻同反宣謂祖智曰今彊胡未滅將勠力以討之而與峻俱反此安得久乎使君若欲為雄霸何不助國討峻威名自舉智等不能用宣欲諫約遣其子戎白約求入

約知宣必諫不聽宣遂距約不與之同邵陵人陳光率部落數百家降宣宣皆慰撫之約還歷陽宣將數千家欲南投尋陽營於馬頭山值祖煥欲襲湓口陶侃使毛寶救之煥遣衆攻宣宣使戎求救於寶寶擊煥破之宣因投溫嶠嶠以戎為參軍賊平宣居於武昌戎復為劉允參軍郭默害允復以戎為參軍陶侃討默默遣戎求救於宣宣偽許之西陽太守鄧嶽武昌太守劉詡皆疑宣與默同豫州西曹王隨曰宣尚背祖約何緣同郭默

邪嶽詡乃遣隨詣宣以觀之隨謂宣曰明府心雖不爾無以自明惟有以戎付隨耳宣乃遣戎與隨俱詣陶侃辟戎為掾上宣為武昌太守尋遷監沔中軍事南中郎將江夏相石勒荆州刺史郭敬戍襄陽陶侃使其子平西叅軍斌與宣俱攻樊城拔之竟陵太守李陽又破新野敬懼遁走宣與陽遂平襄陽侃使宣鎮之以其淮南部曲立義成郡宣招懷初附勸課農桑簡刑罰略威儀或載鉏耒於軺軒或親芸穫於隴畝十餘年間石虎再

遣騎攻之宣能得衆心每以寡弱距守論者以為次於祖逖周訪侃方欲使宣北事中原會侃薨後庾亮為荆州將謀北伐以宣為都督沔北前鋒征討軍事平北將軍司州刺史假節鎮襄陽石虎使騎七千渡沔攻之亮遣司馬王愆期輔國將軍毛寶救宣賊三面為地窟攻城宣募精勇出其不意殺傷數百多獲鎧馬賊解圍退走久之宣遣步騎收南陽諸郡百姓没賊者八千餘人以歸庾翼代亮欲傾國北討更以宣為都督司雍梁三

州荆州之南陽襄陽新野南鄉四郡軍事梁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以前後功封竟陵縣男宣久在襄陽綏撫僑舊甚有稱績庾翼遷鎮襄陽令宣進伐石虎將李羆軍次丹水為賊所敗翼怒貶宣為建威將軍使移戍峴山宣望實俱喪兼以老疾時南蠻校尉王愆期守江陵以疾求代翼以宣為鎮南將軍南郡太守代愆期宣不得志未之官發憤卒追贈鎮南將軍戎官至新野太守宣族子伊字叔夏父景有當世才幹仕至侍中丹陽尹

中領軍護軍將軍長社侯伊有武幹標悟簡率為王濛
劉惔所知頻叅諸府軍事累遷大司馬叅軍時苻堅彊
盛邉鄙多虞朝議選能拒捍疆埸者乃授伊淮南太守
以綏御有方進督豫州之十二郡揚州之江西五郡軍
事建威將軍歷陽太守淮南如故與謝元共破賊別將
王鑒張蚝等以功封宣城縣子又進都督豫州諸軍事
西中郎將豫州刺史及苻堅南寇伊與冠軍將軍謝元
輔國將軍謝琰俱破堅於肥水以功封永脩縣侯進號

右將軍賜錢百萬袍表千端伊性謙素雖有大功而終始不替善音樂盡一時之妙為江左第一有蔡邕柯亭笛常自吹之王徽之赴召京師泊舟青溪側素不與徽之相識伊於岸上過船中客稱伊小字曰此桓野王也徽之便令人謂伊曰聞君善吹笛試為我一奏伊是時已貴顯素聞徽之名便下車踞胡牀為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時謝安女壻王國寶專利無檢行安惡其為人每抑制之及孝武末年嗜酒好內而會

稽王道子昏醟尤甚惟狎昵諂邪於是國寶諂諛之計
稍行於主相之間而好利險詖之徒以安功名盛極而
構會之嫌隙遂成帝召伊飲讌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
神色無迕即吹為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箏分乃不及笛
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請以箏歌并請一吹笛人帝善其
調達乃敕御妓奏笛伊又云御府人於臣必自不合臣
有一奴善相便串帝彌賞其放率乃許召之奴既吹笛
伊撫箏而歌怨詩曰為君既不易為臣良獨難忠信事

不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刋推心輔王
政二叔反流言聲節忼慨俯仰可觀安泣下沾衿乃越
席而就之捋其鬚曰使君於此不凡帝甚有愧色伊在
州十年綏撫荒雜甚得物情桓冲卒遷都督江州荆州
十郡豫州四郡軍事江州刺史將軍如故假節伊到鎮
以邊境無虞宜以寛邮為務乃上疏以江州虛耗加連
歲不登今餘户有五萬六千宜并合小縣除諸郡逋米
移州還鎮豫章詔令移州尋陽其餘皆聽之伊隨宜拯

撫百姓頼焉在任累年徵拜護軍將軍以右軍府千人自隨配護軍府卒官贈右將軍加散騎常侍謚曰烈初伊有馬步鎧六百領豫為表令死乃上之以明欲為國家輸命而不就也表上詔哀傷之子肅之嗣卒子陵嗣宋受禪國除伊弟不才亦有將畧討孫恩至冠軍將軍

朱伺字仲文安陸人少為吳牙門將陶丹給使吳平内徙江夏伺有武勇而訥口不知書為郡將督見鄉里士大夫揖稱名而已及為將遂以謙恭稱張昌之逆太守

弓欽走灄口伺與同華郴寶布興合衆討之不克乃與欽奔武昌後更率部黨攻滅之轉騎部曲督加綏夷都尉伺部曲等以諸縣附昌惟本部唱義討逆逆順有嫌求別立縣因此遂割安陸東界為灄陽縣而貫焉其後陳敬作亂陶侃時鎮江夏以伺能水戰曉作舟艦乃遣作大艦署為左甄據江口摧破敏前鋒敏弟恢稱荊州刺史在武昌侃率伺及諸軍進討破之敏恢既卒伺以功封亭侯領騎督時西陽夷賊抄掠江夏太守楊珉每

請督將議拒賊之計侗獨不言珉曰朱將軍何以不言侗答曰諸人以舌擊賊侗唯以力耳珉又問將軍前後擊賊何以每得勝邪侗曰兩敵共對唯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珉大笑永嘉中石勒破江夏侗與楊珉走夏口及陶侃來戍夏口侗依之加明威將軍隨侃討杜弢有殊功語在侃傳夏口之戰侗用鐵面自衛以弩的射賊大帥數人皆殺之賊挽船上岸於水邊作陣侗逐水上下以邀之箭中其脛氣色不變諸軍尋至

賊潰追擊之皆棄船投水死者大半賊夜還長沙侗追至蒲圻不及而反加威遠將軍赤幢曲蓋建興中陳聲率諸無賴二千餘家斷江抄掠侃遣侗為督護討聲聲衆雖少侗容之不擊求遣弟詣侃降侗外許之及聲去侗乃遣勁勇要聲弟斬之潛軍襲聲聲正旦並出祭祀飲食侗軍入其門方覺聲將閻晉鄭進皆死戰侗軍人多傷乃還營聲東走保董城侗又率諸軍圍守之遂重柴繞城作高櫓以勁弩下射之又斷其水道城中無水

殺牛飲血閤晉聲婦弟也乃斬聲首出降又以平蜀賊
襲高之功加伺廣威將軍竟陵内史時王敦欲用從弟
廙代侃為荆州侃故將鄭攀馬儁等乞侃於敦敦不許
攀等以侃始滅大賊人皆樂附又以廙忌戾難事謀共
距之遂結屯澴口遣使告伺伺外許之而稱疾不赴攀
等遂進距廙既而士衆疑阻復散還横桑口欲入杜曾
時朱軌趙誘李桓率衆將擊之攀等懼誅以司馬孫景
造謀距廙因斬之降軌等廙將西出遣長史劉浚留鎮

揚口壘時杜曾請討第五猗於襄陽侗謂廙曰曾是猾賊外示西還以疑衆心欲誘引官軍使西然後兼道襲揚口耳宜大部分未可便西廙性矜厲自用兼以侗老怯難信遂西行曾等果馳還廙乃遣侗歸裁至壘即為曾等所圍劉浚以壘北門危欲令侗守之或說浚云侗與鄭攀同者乃轉守南門賊知之攻其北門時鄭攀黨馬儁等亦來攻壘儁妻子先在壘内或請皮其面以示之侗曰殺其妻子未能解圍但益其怒耳乃止侗常所

調弩忽喋不發伺甚惡之及賊攻陷北門伺被傷退入船初浚開諸船底以木掩之名為船械伺既入賊舉鋋摘伺伺逆接得鋋反以摘賊賊走上船屋大喚云賊帥在此伺從船底沉行五十步乃免遇醫療創小差杜會遣說伺云馬雋等感卿恩妻孥得活盡以卿家內外百口付雋已盡心收視卿可來也伺答曰賊無白首者吾年六十餘不能復與卿作賊吾死當歸南妻子付汝乃還𩵋山時王廙與李桓杜會相持累戰𩵋山下軍士數

驚喚云賊欲至伺驚創而卒因葬䶒山

毛寶字碩真滎陽陽武人也王敦以為臨湘令敦卒為溫嶠平南參軍蘇峻作逆嶠將赴難而征西將軍陶侃懷疑不從嶠屢說不能迴更遣使順侃意曰仁公且守僕宜先下遣信已一日會寶別使還聞之說嶠曰凡舉大事當與天下共同衆克在和不聞有異假令可疑猶當外示不覺況自作疑邪便宜急追信改舊書說必應俱征若不及前信宜更遣使嶠意悟即追信改書侃果

共征峻賓領千人為嶠前鋒俱次茄子浦初嶠以南軍習水峻軍便步欲以所長制之宣令三軍有上岸者死時獺峻送米萬斛遺祖約約遣司馬桓撫等迎之賓告其衆曰兵法軍令有所不從豈可不上岸邪乃設變力戰悉獲其米虜殺萬計約用大饑嶠嘉其勲上為廬江太守約遣祖煥桓撫等欲襲湓口陶侃將自擊之賓曰義軍恃公公不可動賓請討之侃顧謂坐客曰此年少言可用也乃使賓行先是桓宣背約南屯馬頭山為煥

撫所攻求救於寳寳衆以宣本是約黨疑之宣遣子戎重請寳即隨戎赴之未至而賊已與宣戰寳軍懸遠而兵少器仗濫惡大為焕撫所破寳中箭貫髀徹鞍使人蹋鞍拔箭血流滿靴夜奔船所百餘里望星而行到先哭戰亡將士洗瘡訖夜還救宣寳至宣營而焕撫亦退寳進攻祖約軍次東關破合肥尋名歸石頭陶侃温嶠未能破賊侃欲率衆南還寳謂嶠曰下官能留之乃往說侃曰公本應領蕪湖為南北勢援前既已下勢不可

還且軍政有進無退非直整齊三軍示衆必死而已亦謂退無所據終至滅亡往者杜弢非不彊盛公竟滅之何至於峻獨不可破邪賊亦畏死非皆勇健公可試與寶兵使上岸斷賊糧運出其不意使賊困蹙若寶不立效然後公去人心不恨侃然之加寶督護寶燒句容湖熟積聚峻頗乏食侃遂留不去峻既死匡術以苑城降侃使寶守南城鄧嶽守西城賊使韓晃攻之寶登城射殺數十人晃問寶曰君是毛廬江邪寶曰是晃曰君名

壯勇何不出關寶曰君名健將何不入關晃笑而退賊平封州陵縣開國侯千六百户庾亮西鎮請為輔國將軍江夏相督隨義陽二郡鎮上明又進南中郎隨亮討郭默默平與亮司馬王愆期等救桓宣於章山擊賊將石遇破之進征虜將軍亮謀北伐上疏解豫州請以授寶於是詔以寶監揚州之江西諸軍事豫州刺史將軍如故與西陽太守樊峻以萬餘人守邾城石虎惡之乃遣其子鑒與其將夔安李菟等五萬人來寇張貉渡二

萬騎攻邾城寶求救於亮亮以城固不時遣軍城遂陷寶峻等率左右突圍出赴江死者六千人寶亦溺死亮哭之慟因發疾薨詔曰寶之傾敗冝在裁貶然蘇峻之難致力王室今咎其過故不加贈祭之可也其後公卿言寶有重勲加死王事不冝奪爵升平三年乃下詔復本封初寶在武昌軍人有於市買得一白龜長四五寸養之漸大放諸江中邾城之敗養龜人被鎧持刀自投於水中如覺墮一石上視之乃先所養白龜長五六尺

送至東岸遂得免焉寶二子穆之安之穆之字憲祖小字武生名犯王靖后諱故行字後又以桓溫母名憲乃更稱小字穆之果毅有父風安西將軍庾翼以為參軍襲爵州陵侯翼等專威陜西以子方之為建武將軍守襄陽方之年少翼選武將可信仗者為輔弼乃以穆之為建武司馬俄而翼薨大將於瓚戴羲等作亂穆之與安西長史江彪司馬朱燾等共平之桓溫代翼復取為參軍後溫平蜀以功賜次子都鄉侯尋除揚威將軍潁

川太守隨温平洛入關温將旋師以謝尚未至留穆之以二千人衛山陵升平初遷督寧州諸軍事揚威將軍寧州刺史以桓温封南郡徙穆之為建安侯復為温太尉參軍加冠軍將軍以所募兵配之温伐慕容暐使穆之監鑿鉅野百餘里引汶會於濟川及温焚舟步歸使穆之督東燕四郡軍事領東燕太守本官如故袁真以壽陽叛温將征之移穆之以冠軍領淮南太守守歷陽真平餘黨分散乃以穆之督揚州之江西軍事復領陳郡

太守俄而徙督揚州之義城荆州五郡雍州之京兆軍事襄陽義城河南三郡太守將軍如故尋進領梁州刺史頃之以疾解職詔以冠軍徵還苻堅別將冦彭城復以將軍假節監江北軍事鎮廣陵遷右將軍宣城内史假節鎮姑熟穆之以為戍在近畿無復軍驚不宜加節上疏辭讓許之苻堅別將圍襄陽詔穆之就上明受桓冲節度冲使穆之游軍沔中穆之始至而朱序陷没引軍還郡堅衆又冦蜀漢梁州刺史楊亮益州刺史周仲

孫奔退沖使穆之督梁州之三郡軍事右將軍西蠻校
尉益州刺史領建平太守假節戍巴郡以子球為梓潼
太守穆之與球伐堅至於巴西郡以糧運之少退屯巴
東病卒追贈中軍將軍謚曰烈子珍嗣位至天門太守
珍弟璩球璠瑾瑗璩最知名璩字叔璉弱冠右將軍桓
豁以為叅軍尋遭父憂服闋為謝安衛將軍叅軍除尚
書郎安復請為叅軍轉安子琰征虜司馬合肥之役苻
堅迸走璩與田次之共躡堅至中陽不及而歸遷寧朔

将軍淮南太守尋補鎮北将軍譙王恬司馬海陵縣界地名青蒲四面湖澤皆是菰葑逃亡所聚威令不能及璩建議率十人封之時大旱璩因放火菰葑盡然亡户窘廹悉出詣璩自首近有萬户皆以補兵朝廷嘉之轉西中郎司馬龍驤将軍譙梁二郡内史尋代郭銓為建威将軍益州刺史安帝初進征虜将軍及桓元簒位遣使加璩散騎常侍左将軍璩執留元使不受命元以桓希為梁州刺史王异據涪郭法戍宕渠師寂戍巴郡周

道子戍白帝以防之璩傳檄遠近列元罪狀遣巴東太守栁約之建平太守羅述征虜司馬甄季之擊破希等仍率衆次於白帝武陵王令曰益州刺史毛璩忠誠殻亮自桓元萌禍常思躡其後今若平殄兇逆肅清荆郢者便當即授上流之任初璩弟寗州刺史璠卒官璩兄球孫祐之及參軍費恬以數百人送喪葬江陵會元敗謀奔梁州璩弟瑾子脩之時為元屯騎校尉誘元使入蜀既而脩之與祐之費恬及漢嘉人馮遷共殺元約之

等聞元死進軍到枝江而桓振復攻沒江陵劉毅等還
尋陽約之亦退俄而季之述之皆病約之詣振偽降因
欲襲振事泄被害約之司馬時延祖涪陵太守文處茂
等撫其餘衆保涪陵振遣桓放之爲益州屯西陵處茂
距擊破之振死安帝反正詔進璩爲征西將軍加散騎
常侍都督益梁秦凉寧五州軍事行宜都寧蜀太守文
處茂輔國將軍西夷校尉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又詔西
夷校尉瑾爲持節監梁秦二州軍事征虜將軍梁秦二

州刺史畧陽武都太守瑾弟蜀郡太守瑗為輔國將軍寧州刺史初璩聞振陷江陵率衆赴難使瑾瑗順外江而下使叅軍譙縱領巴西梓潼二郡軍下涪水當與璩軍會於巴郡蜀人不樂東征縱因人情思歸於五城水口反還襲涪害瑾瑾留府長史鄭純之自成都馳使告璩璩時在畧城去成都四百里遣叅軍王瓊討反者相距於廣漢縱道令何林聚黨助縱而璩下人受縱誘說遂共害璩及瑗并子姪之在蜀者一時殄沒璩子弘之

嗣義熙中時廷祖爲始康太守上䟽訟璩兄弟於是詔曰故益州刺史璩西夷校尉瑾蜀郡太守瑗勤王忠烈事乖慮外葬送日近益懷惻愴可皆贈先所授官給錢三十萬布三百疋論璩討桓元功追封歸鄉公千五百户又以祐之斬元功封夷道縣侯自寶至璩三葉擁旄開國者四人將帥之家與尋陽周氏爲首而人物不及也瑾子脩之頻歷淸顯至右衛將軍從劉裕平姚泓後爲安西司馬没於魏安之字仲祖亦有武幹累遷撫軍

將軍魏郡太守簡文輔政委以爪牙及登阼安之領兵從駕使止宿宫中尋拜游擊將軍時庾希入京口朝廷震動命安之督城門諸軍事孝武即位妖賊盧悚突入殷廷安之聞難率衆直入雲龍門手自奮擊既而左衛將軍殷康領軍將軍桓祕等至與安之并力悚因勦滅遷右衛將軍定后崩領將作大匠卒官追贈光禄勲四子潭恭遂遁潭嗣爵官至江夏相恭歷太傅從事中郎後軍諮議叅軍與遂俱為會稽王父子所昵乃追論安

之討盧悚勲賜爵平都子命潭襲爵元顯嘗宴泰家既而欲去泰苦留之曰公若遂去當取公脚元顯大怒奮衣而出遂與元顯有隙及元顯敗泰時爲冠軍將軍堂邑太山二郡太守遂爲游擊將軍逌爲大傅主簿桓元得志使泰收元顯送於新亭泰因宿恨手加毆辱俄並爲元所殺惟逌被徙廣州義熈初得還至宜都太守德祖璩宗人也父祖並没於賊中德祖兄弟五人相攜南渡皆有武幹荆州刺史劉道規以祖德爲建武將軍始

平太守又從涪陵太守盧循之役道規又以為參軍伐徐道覆於始興尋遭母憂劉裕伐司馬休之版補太尉參軍義陽太守賜爵遷陵縣侯轉南陽太守從劉裕伐姚泓頻攻滎陽扶風南安馮翊數郡所在克捷裕嘉之以為龍驤將軍秦州刺史裕留第二子義真為安西將軍雍州刺史以德祖為中兵參軍領天水太守從義真還裕以德祖督河東平陽二郡軍事輔國將軍河東太守代劉遵考守蒲坂及河北覆敗德祖全軍而歸裕方

欽蕩平關洛先以德祖督九郡軍事冠軍將軍滎陽京兆太守以前後功賜爵灌陽縣男尋遷督司雍并三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司州刺史戍虎牢為魏所沒德祖次弟嶷嶷弟辯並有志節嶷死於盧循之難辯沒於魯宗之之役並奮不顧命為世所歎

劉遐字正長廣平易陽人也性果毅便弓馬開豁勇壯值天下大亂遐為塢主每擊賊率壯士陷堅摧鋒冀方比之張飛關羽鄉人冀州刺史邵續深器之以女妻焉

遂壁於河濟之間賊不敢逼遐間道遣使受元帝節度朝廷嘉之璽書慰勉以為龍驤將軍平原内史建武初元帝令以遐為下邳内史將軍如故初沛人周堅一名撫與同郡周默因天下亂各為塢主以寇抄為事默降祖逖撫怒遂襲殺默以彭城叛石勒遣騎援之詔遐領彭城内史與徐州刺史蔡豹太山太守徐龕共討撫戰於寒山撫敗走詔徙遐為臨淮太守徐龕復反事平以遐為北中郎將兖州刺史太寧初自彭城移屯泗口王

含反遐與蘇峻俱赴京都含敗隨丹陽尹温嶠追含至於淮南遐頗放兵虜掠嶠曰天道助順故王含勦絶不可因亂為亂也遐深自陳而拜謝事平以功封泉陵公遷散騎常侍監淮北軍事北軍中郎將徐州刺史假節代王邃鎮淮陰咸和元年卒追贈安北將軍子肇年幼成帝以徐州授郗鑒以郭默為北中郎將領遐部曲遐妹夫田防及遐故將史迭卞咸李龍等不樂他屬共立肇襲遐故位以叛成帝遣郭默等率諸郡討之默等始

上道而臨淮太守劉矯率將士數百襲掩遐營迭等迸走斬田防及督護下咸等追斬迭龍於下邳傳首詣闕遐母妻子參佐將士悉還建康遐妻驍果有父風遐嘗為石虎所圍妻單將數騎拔遐於萬衆之中及田防等為亂遐妻止之不從乃密起火燒甲仗都盡肇襲爵官至散騎侍郎肇卒子舉嗣卒子遵之嗣卒子伯齡嗣宋受禪國除

鄧嶽字伯山陳郡人也本名岳以犯康帝諱改為嶽後

竟改名為岱焉少有將帥才略為王敦參軍轉從事中郎西陽太守王含構逆嶽領兵隨含向京都及含敗嶽與周撫俱奔蠻王向蠶後遇赦與撫俱出久之司徒王導命為從事中郎後復為西陽太守及蘇峻反平南將軍溫嶠遣嶽督護王愆期都陽太守紀瞻等率舟軍赴難峻平還郡郭默之殺劉允也大司馬陶侃使嶽率西陽之衆討之默平遷督交廣二州軍事建武將軍領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録前後功封宜城縣伯咸康

三年嶽遣軍伐夜郎破之加督寧州進征虜將軍遷平
南將軍卒子遐嗣遐字膺遠勇力絶人氣蓋當時時人
方之樊噲桓温以為參軍數從温征伐歷冠軍將軍數
郡太守號為名將襄陽城北沔水中有蛟常為人害遐
遂拔劒入水蛟繞其足遐揮劒截蛟數段而出枋頭之
役温既懷恥忿且忌憚遐之勇果因免遐官尋卒寧康
中追贈廬陵太守嶽弟逸字茂山亦有武幹嶽卒後以
逸監交廣州建威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

朱序字次倫義陽人也父燾以才幹歷西蠻校尉益州刺史序世為名將累遷鷹揚將軍江夏相興寧末梁州刺史司馬勲反桓温表序為征討都護往討之以功拜征虜將軍封襄平子太和中遷兖州刺史時長城人錢弘聚黨百餘人藏匿原鄉山以序為中軍司馬吳興太守序至郡討禽之事訖還兖州寧康初拜使持節監沔中諸軍事南中郎將梁州刺史鎮襄陽是歲苻堅遣其將苻丕等率衆圍序序固守賊粮將盡率衆苦攻之初

苻丕之來也序母韓自登城履行謂西北角當先受弊遂領百餘婢并城中女丁於其角斜築城二十餘丈賊攻西北角果潰衆便固新築城丕遂引退襄陽人謂此城為夫人城序累戰破賊人情勞懈又以賊退稍遠疑未能來守備不謹督護李伯護密與賊相應襄陽遂沒序陷於苻堅堅殺伯護狥之以其不忠也序欲逃歸潛至宜陽藏夏揆家堅疑揆收之序乃詣苻暉自首堅嘉而不問以為尚書太元中苻堅南侵謝石率衆拒之時

堅大兵尚在項苻融以三十萬衆先至堅遣序說謝石稱己兵威序反謂石曰若堅百萬之衆悉到莫可與敵及其未會擊之可以得志於是石遣謝琰選勇士八千人涉肥水挑戰堅衆小却序時在軍後唱云堅敗衆遂大奔序乃得歸拜龍驤將軍琅邪内史轉揚州豫州五郡軍事豫州刺史屯洛陽後丁零翟遼反序遣將軍秦膺童斌與淮泗諸郡共討之又監兗青二州諸軍事二州刺史將軍如故進鎮彭城序求鎮淮陰帝許焉翟遼

又使其子釗寇陳頵序還遣秦膺討釗走之拜征虜將軍表求運江州米十萬斛布五千疋以資軍費詔聽之加都督司雍梁秦四州軍事帝遣廣威將軍河南太守楊佺期南陽太守趙睦各領兵千人隸序序又表求故荆州桓石生府田百頃并穀八萬斛給之仍戍洛陽衛山陵也其後慕容永率衆出洛陽序自河陰北濟與永僞將王次等相遇乃戰於沁水次敗走斬其支將勿支首叅軍趙睦江夏相桓不才追永破之於太行永歸上

黨時楊楷聚衆數千在湖陜聞永敗遣任子請序乞降序追永至上黨之白水與永相持二旬聞翟遼欲向金墉乃還遂攻翟釗於石門遣叅軍趙蕃破翟遼於懷縣遼宵遁序退次洛陽留鷹楊將軍朱黨戍石門序仍使子略督䕶洛城趙蕃為助序還襄陽會稽王道子以序勝負相補不加褒貶其後東羌校尉竇衝欲入漢川安定人皇甫釗京兆人周勳等謀納之梁州刺史周瓊失巴西三郡衆寡力弱告急於序序遣將軍皇甫貞率衆

赴之衡據長安東釗勲散走序以老病累表觧職不許詔斷表遂輙去任數旬歸罪廷尉詔原不問太元十八年卒贈左将軍散騎常侍

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也少好學師事同郡譙周仕蜀為觀閣令史宦人黄皓專弄威權大臣皆曲意附之壽獨不為之屈由是屢被譴黜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為貶議及蜀平坐是沉滞者累年司空張華愛其才以壽雖不遠嫌原情不至貶廢舉為孝

廉除佐著作郎出補陽平令壽撰蜀相諸葛亮集奏之除著作郎領本郡中正撰魏吳蜀三國志凡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時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已書而罷張華深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其為時所重如此或云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為立傳壽父為馬謖叅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亮子瞻又輕侮壽故壽為亮立傳言亮將

畧非長無應敵之才言瞻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張華將舉壽為中書郎荀勗忌華而疾壽遂諷吏部遷壽為長廣太守辭母老不就杜預將之鎮復薦之於帝宜補黄散由是授御史治書以母憂去職母遺言令葬洛陽壽遵其志坐不以母歸葬竟被貶議初譙周嘗謂壽曰卿必以才學成名當被損折亦非不幸也宜深慎之壽至此再致廢辱皆如周言後數歲起為太子中庶子未拜元康七年病卒時年六十五梁州大中正

尚書郎范顒等上表曰昔漢武帝詔曰司馬相如病甚可遣悉取其書使者得其遺書言封禪事天子異焉臣等案故治書侍御史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誡明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豔不及相如而質直過之願垂採錄於是詔下河南尹洛陽令就家寫其書壽又撰古國志五十篇益部耆舊傳十篇餘文章傳於世

王長文字德叡廣漢郪人也少以才學知名而放蕩不羈州府辟命皆不就州辟别駕乃以微服竊出舉州莫

知所之後於成都市中蹲踞齧胡餅刺史知其不屈禮遣之閉門自守不交人事著書四卷擬易名曰通元經有文言卦象可用卜筮時人比之揚雄太元同郡馬秀曰揚雄作太元唯桓譚以為必傳於世未遭陸績元道遂明長文通元經未遭陸績君山耳太康中蜀土荒饉開倉賑貸長文居貧貸多後無以償郡縣切責送長文到州刺史徐幹捨之不謝而去後成都王頴引為江源令或問前不降志今何為屈長文曰祿以養親非為身

也梁王彤為丞相引為從事中郎在洛出行輒着白旗小鄣以載車當時異焉後終於洛陽

虞溥字允源高平昌邑人也父祕為偏將軍鎮隴西溥從父之官專心墳籍時疆埸閱武人爭視之溥未嘗寓目郡察孝廉除郎中補尚書都令史尚書令衛瓘尚書褚䂮並器重之溥謂瓘曰往者金馬啟符大晉應天宜復先王五等之制以綏長久不可承暴秦之法遂漢魏之失也瓘曰歷代歎此而終未能改稍遷公車司馬令

除鄱陽內史大修庠序廣招學徒移告屬縣具為條制於是生徒至者七百人溥乃作誥以奬訓之曰夫聖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始學者不好也及至朞月所觀彌博所習彌多日聞所不聞日見所不見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羣忽然不覺大化之陶已至道之入神也故學之染人甚於丹青丹青吾見其久而渝矣未見久學而渝者也夫工人之染先脩其質後事其色質脩色積而染工畢矣學亦有質孝悌忠信是也君子內正其心外脩

其行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文質彬彬然後為德夫學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故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希顔之徒亦顔之倫也又曰鍥而舍之朽木不知鍥而不舍金石可虧斯非其效乎今諸生口誦聖人之典體閑庠序之訓比及三年可以有成而令名宣流雅譽日新朋友欽而樂之朝士敬而歎之於是州府交命擇官而仕不亦美乎若乃含章舒藻揮翰流離稱述世務探賾究竒使揚班韜筆仲舒結舌亦惟才所居固無常人也

然積一勺以成江河累微塵以崇峻極匪志匪勤理無由濟也諸生若絶人間之務心專親學累一以貫之積漸以進之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耳何滯而不通何遠而不至邪時祭酒求更起屋行禮溥曰君子行禮無常處也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而行禮於大樹之下況今學庭庠序高堂顯敞乎溥為政嚴而不猛風化大行有白烏集於郡庭注春秋經傳撰江表傳及文章詩賦數十篇卒於洛時年六十三子敦過江上江表傳於元帝

詔藏於祕書

司馬彪字紹統高陽睦王之長子也出後宣帝弟敏少篤學不倦然好色薄行為睦所責故不得為嗣雖名出繼實廢之也彪由此不交人事而專精學習故得博覽羣籍終其綴集之務初拜騎都尉泰始中為祕書郎轉丞注莊子作九州春秋以為先王立史官以書時事載善惡以為沮勸撮敎世之要也是以春秋不脩則仲尼理之關雎之亂則師摯脩之前哲豈好煩哉蓋不得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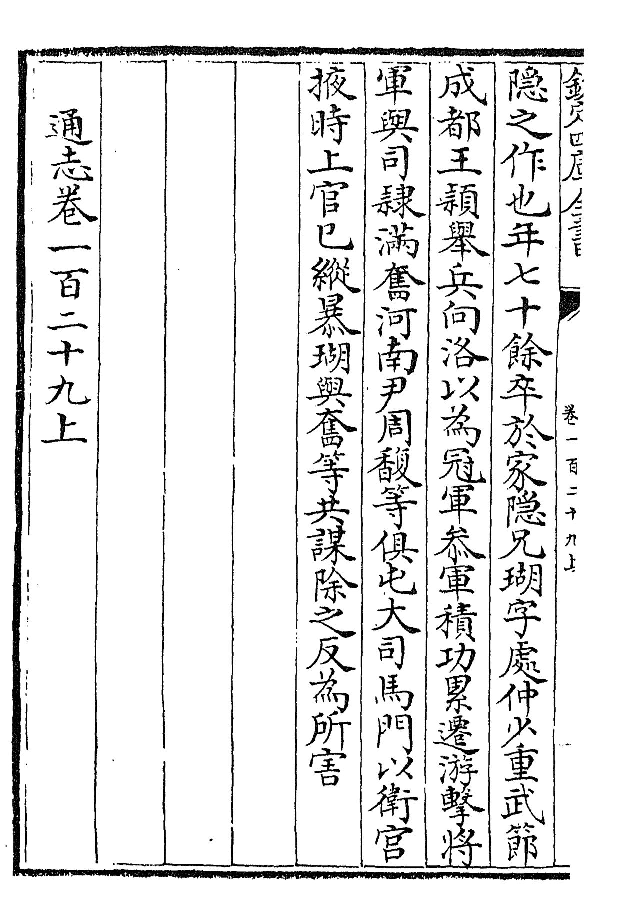
故也漢氏中興訖於建安忠臣義士亦以昭著而時無良史記述煩雜譙周雖已刪除然猶未盡安順以下亡缺者多彪乃討論衆書綴其所聞起於世祖終於孝獻編年二百録世十二通綜上下旁貫庶事為紀志傳凡八十篇號曰續漢書泰始初武帝親祠南郊彪上疏定其議上多從之後拜散騎侍郎惠帝末年卒時年六十餘初譙周以司馬遷史記書周秦以上或採俗語百家之言不專據正經周於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憑舊

典以糾遷之謬誤彪復以周未盡善也條古史考中凡百二十二事為不當多據汲冢紀年之義亦行於世

王隱字處叔陳郡陳人也世寒素父銓歷陽令少好學有著述之志每私録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隱以儒素自守不交勢援博學多聞受父遺業西都舊事多所諳究建興中過江丞相軍諮祭酒涿郡祖納雅相知重納好博弈每諫止之納曰聊用忘憂耳隱曰蓋古人遭時則以功達其道不遇則以言達其才故否泰不窮

也當今晉未有書天下大亂舊事蕩滅非凡才所能立
君少長五都游宦四方華夷成敗皆在耳目何不述而
裁之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真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
篇史游作急就章猶行於世便為沒而不朽當同其時
人豈少哉而了無聞皆由無所述作也故君子疾沒世
而無聞易稱自彊不息況國史明乎得失之跡何以博
弈而後忘憂哉納喟然嘆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
乃上疏薦隱元帝以草創務殷未遑史官遂寢不報大

興初典章稍備乃名隱及郭璞俱爲著作郎令撰晉史
豫平王敦功賜爵平陵鄉侯時著作郎虞預私撰晉書
而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數訪於隱并借隱所著書竊
寫之所聞漸廣是後更疾隱形於言色預既豪族交結
權貴共爲朋黨以斥隱竟以謗免黜歸於家貧無資用
書遂不就乃依征西將軍庾亮於武昌亮供其紙筆書
乃得成詣闕上之隱雖好著述而文辭鄙拙蕪舛不倫
其書次第可觀者皆其父所撰文體混漫義不可解者



隱之作也年七十餘卒於家隱兄瑚字處仲少重武節成都王穎舉兵向洛以為冠軍參軍積功累遷游擊將軍與司隸滿奮河南尹周馥等俱屯大司馬門以衛宮掖時上官巳縱暴瑚與奮等共謀除之反為所害